▲郭羽初戀朱慧如（右）被迫捲進一系列罪案 網絡圖片

《無證之罪》作為今年九月接檔《河神》的犯罪懸疑網絡劇，一出來就被觀眾與同檔期的另一部推理懸疑網劇《白夜追兇》作比較。有人說《白夜追兇》更符合內地觀眾的口味，因為《白》一開始就有兩兄弟交換白天黑夜的橋段，噱頭十足，節奏很快，讓人欲罷不能，一口氣連追五集一點也不累。

林燕珊

▲劇中的「不羈刑警」嚴良總能發現他人忽略的關鍵細節 網絡圖片

《無證之罪》社會派推理揭示殘酷現實

《無證之罪》似乎沒有一向推理懸疑劇的套路，卻看得人心疼。故事可以簡單地用一句話概況：不羈刑警和罪犯之間的博弈。本劇最大的賣點就是社會派推理，社會派推理推崇「推理不是留於紙面上的猜謎」，應該將社會的現實表現出來。在《無證之罪》中表現的社會，眞的很現實很殘酷。

與一般的推理劇不一樣，《無證之罪》完全跳出了推理劇應該有套路。在劇中，你很少看到一個完整的推理過程，因爲在故事的前四集就直接告訴觀衆了「兇手就是他！」《無證之罪》作爲推理懸疑劇的一股清流，沒有將「猜兇手」作爲故事的賣點，而是如何將眞兇「爲什麼」變成這樣，以及如何將眞兇「繩之於法」作爲劇情的核心和最大賣點，呼應了本劇的劇名《無證之罪》。

小人物可恨又可憐

在一般的懸疑推理劇中，我們幾乎都能從這些主角（或偵探或刑警）的視角出發，慢慢找到眞兇。如果你想跟着主角去解開懸念、找到眞兇的話，《無證之罪》肯定沒有辦法滿足你。看着兇手再次犯罪，作爲主角的警察卻無能爲力，因爲沒有任何證據——「人證、物證、口供一樣都沒有」。這也許就是社會派推理其中一個虐心的地方，重點不是呈現推理，而是反映對社會，對生活最深沉的無奈。

《無罪之證》有兩個虐心之處，除了無法將壞人繩之於法的無奈，還有就是那些可恨又可憐的人物。

其中一個兇手駱聞（姚櫓飾），也曾是個正直不阿的法醫，也曾爲了捍衛某個案件的眞相，堅守他的原則，絕不姑息眞兇。後來他爲了找出當年「失蹤」的妻女，不斷殺人，留下了當年他「失蹤妻女」案發現場的證據，「栽贓嫁禍」引導警察找到當年的眞兇。

他說他迫不得已，因爲他只想要一個眞相，想知道自己的妻女在哪裏，哪怕是屍體；他說那些被他殺死的人都罪有應得，因爲他們都是該死之人；他也說會爲自己的罪行贖罪，直到找到眞正的兇手爲止。就這樣，他帶着一張女兒畫的全家福，和絕症晚期的身體踏上了一條自以爲是「大義凜然」的救贖之路。

他是善良的，在雪地裏解救了錯手殺死小混混的青年；他是可憐的，一直活在家破人亡的悲慘世界裏；同時他也是可恨的，爲了找到眞相，背棄作爲警察，乃至作爲人的信念，「雙重標準」地編造一個又一個的謊言，奪走更多的生命。

而那個他一直在尋找的眞兇，他殺戮時所展現出的熟練與冷漠，你完全無法想像，這是一個絲毫沒有經過特殊訓練的社會邊緣人。他那陰冷的氣質從他出場的第一秒就能隔着屏幕感受到，結合殺人時毫無變化的神情——「心狠手辣」這個詞形容他最適合不過。在殺完人後，很多兇手都輸在了「屍體」上。《法醫秦明》裏面說「屍體會說話，會告訴我們眞兇是誰。」但是這事發生在他身上的話，受害者從被害那刻起就永遠「人間蒸發」了。

他是從小就跟着母親在火葬場生活的「私生子」，每天與死亡相伴，讓他失去了對死亡的恐懼與敬畏，他呈現出來的，就是一個「殺人犯」應該具備的「素質」。但是讓我意外的是，他和「追兇者」的最後一次會面裏，他說出「你害死了我的孩子」時，那眼眶裏面泛着的淚水。這騙不了人。他的眼中一向只有暴戾，此時居然透出了一絲悲涼。

影片中還有一個關於眞兇的小細節，他雙手十指都纏着骯髒的膠布。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，他給自己纏上了可能這一輩子也無法脫下的膠布，可能他自己也知道，當膠布脫下的時候，就是他生命到終點的時候。

前法醫自以爲「大義凜然」的雙重標準不可怕，因爲我們看到他心本善良；殺人狂那暴戾的變態不可怕，起碼他「毫不遮掩」；最可怕的是「僞善」，就好像背後藏的一把刀，殺人於無形，而劇中的「僞善者」才是最可恨的人。

在本劇開始之初，「僞善者」郭羽（代旭飾）只是一個初出茅廬，連司法考試都沒有通過的小實習生。他一身正氣、有情有義，爲了幫助初戀朱慧如（鄧家佳飾），幾乎得罪了整個黑社會。其性格的轉變從得到「巨款」開始，錢可以讓人看清自己，他可以一邊在初戀和初戀哥哥面前裝無辜，讓初戀的哥哥自殺，除掉阻止他得到幸福的人；他可以一邊在電話裏假裝通風報信，「好心」幫助法醫尋找眞兇，一邊借眞兇之手，殺死知道自己污點的人。

平凡且無奈的英雄

錢讓「僞善者」從一個無法掌握自己命運的正義少年，變成一個「幸福就把控在自己手中」的社會人。諷刺的是，故事開頭他因爲不願意去幫黑社會大佬做事，而忤逆老闆；到了故事的最後，他不但會幫黑社會大佬打官司，更會藉說服初戀的機會，說服自己：「我這是正當的生意。」他的「僞善」騙了初戀，騙了法醫，也成功地騙了自己。

在《無證之罪》裏，一切的「罪」都有起源，源於「不幸」。無論是罪犯，還是「英雄」，在《無證之罪》的世界裏也很無力，這裏沒有「高大上」的、無所不能的人民警察，只有很平凡的普通人。

本劇的「英雄」嚴良（秦昊飾）是一名警察，他和其他劇裏面的「英雄」一樣，總能發現被其他人忽略的關鍵細節，以小見大，一下就找出犯人的破綻。即便這樣，這位「英雄」也是最無力的英雄。他和以往西裝革履，髮型梳得一絲不苟的警察或偵探不同。他看上去玩世不恭，對什麼東西都毫不在乎。在眞兇沒有被捉到前，他的瀏海一直沒有整齊過，衣領永遠軟軟地坍塌着。

無可否認，「英雄」有天賦異稟的刑偵直覺，有巨細無遺的觀察力，但他無力的原因是——證據，他沒有任何證據。這位無力的英雄，到最後甚至寧願獻出生命，也要完成法醫的心願，捉住眞兇，這是何等的責任感。

《無罪之證》的製片人齊康，在一次採訪中提到對片名的一種解讀：「每個人都有『罪』，這些『罪』毋須證明，但是卻在我們心裏留下傷疤。」劇中的「英雄」很平凡很無奈，即使是十惡不赦的罪犯，也有會讓人扼腕痛惜的過往，就連街邊最毫不起眼的路人也有他的「心傷」。最終，無論是法醫、眞兇、僞善者還是英雄，在《無罪之證》的世界中都沒有能找到屬於他們自己的平靜。生活眞的很苦，苦到「生不由己，死亦不由己」。《無證之罪》就是這樣讓觀衆在同情、憤怒和無奈的情緒中來回切換。

《無罪之證》將原著小說的故事背景，從南方轉移到了北方。讓故事發生在黑龍江，在一片茫茫的大雪中，整個故事的基調更加冷冽，冷冽中帶着悲涼。

北方的冬很冷，北方的雪很大，大到足以掩埋一切，但掩蓋不了眞相。等到春暖花開雪融化水之時，地上的一切污跡都可被洗掉，但人心中的罪惡，是無法被洗清的。

（下期「全民煲劇」將於十二月三十一日刊出。）

▲《無證之罪》以社會派推理關注小人物命運 網絡圖片

▲郭羽（右）搭救初戀朱慧如，陷入人命官司 網絡圖片

▲為找尋妻女失蹤眞相，駱聞不惜殺人以吸引警方關注 網絡圖片

「共用身份」的雙重解密者

煲劇人閒話 >>>

葛若凡

《白夜追兇》將由美國Netflix發行到一百九十個國家和地區。作爲一個在美國的電影人，又長期從事懸疑寫作。很多朋友問我，爲什麼這部劇可以獲得Netflix的青睞？打破海外在「硬漢派懸疑推理」風格劇的長期壟斷，並逆向輸出到西方市場。究竟它「牛」在哪？

筆者認爲是《白》劇情設計新穎精巧、絲絲入扣。懸疑推理是唯一需要引證的題材。懸疑推理劇在劇作的定義中一般有「神秘事件」、「解密人」、「調查人」、「嫌疑人」等設置。「神秘事件」在戲劇須有一定的張力和懸念。在劇情上，《白》運用了單元案件和組合神秘事件的複合結構。由一個組合神秘事件和單元神秘事件在邏輯點之間產生邏輯鏈，邏輯鏈相互作用產生複雜複合的邏輯關係，即邏輯對劇情的影響，加快了劇情節奏。縝密的劇情在元素之間以點帶面的明暗鋪排，利用邏輯線索爲敘事索引。雖然劃分單元案件，但是又有整體宏觀懸念和流暢性。既彼此獨立，又可以相互關聯。充分考慮到現代觀衆在「碎片信息時代」可能的視覺感受和思考習慣。

故事的主線實際是哥哥關宏峰爲了洗清弟弟在一個案件的嫌疑，關宏峰、關宏宇（同爲潘粵明飾）使用同一身份調查的故事。關宏宇會在夜間以關宏峰的身份外出活動。創新之處是兩個解密者同一身份，且同爲嫌疑人。這樣使得解密人視角（即觀衆視角）有兩個（即明暗線）彼此交互，兩個解密人視角組成明暗線並始終相互交替。合理的劇情設定使明暗線不斷交割，碎片的情節和故事再按照邏輯和懸念製造的順序重組雜糅在一起，形成了以點帶面的宏觀邏輯敘事劇情。兩個視角使得信息量也成倍增加，且觀衆與劇中調查者獲得掌握的信息對稱，觀衆足以享受一場腦力遊戲和視聽盛宴。

在解密人完全解密神秘事件之後，也不會讓觀衆產生「被欺騙的感覺」。與此同時，調查人（例如刑警隊長周巡、警隊顧問韓彬等人物）作爲共同調查神秘事件的調查者，雖然沒有解密人一樣具有「主角光環」，但是每個人都有獨立的思考，超強的邏輯和獨特的個性。嫌疑人也各個都是絕對的「迷惑選項」。

此外，整個拍攝過程中，除了片頭運用長鏡頭以外，還運用了前景構造鏡頭、匹配剪輯、閃回等手法，使得觀衆更容易代入緊張刺激的劇情，利用鏡頭的藝術給觀衆造成心理的壓迫感和緊張感。

總的來說，《白夜追兇》絕對是如今衆多懸疑作品中另闢蹊徑的成功，並沒有一味效仿所謂荷里活敘事手法或者美劇風格。而是在此基礎上創新出懸疑劇的新高度和新概念。這絕對是懸疑劇創新的「教科書式」範例。正因爲其大膽細緻的創新和精細的創作，才使得它得到了國內外觀衆的一致青睞。

（筆者為懸疑推理作家、編劇、製作人）